

★政治军官任职教育选修课讲义

军旅文学

JUNLVWENXUE

曾继凯 赵 莉



西安政治学院训练部

军旅文学

西安政治学院训练部

军旅文学

西安政治学院训练部

西安政治学院印刷厂印刷

787×960 毫米 1/16 3.625 印张 62 千字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

目 录

第一章 序言	(1)
一、军旅文学定义.....	(1)
二、军旅文学的内容.....	(1)
三、学习军旅文学的意义.....	(1)
四、军旅文学的划分.....	(2)
第二章 中国古代军旅文学	(3)
第一节 中国古代军旅诗歌	(3)
第二节 中国古代军旅散文、小说、戏剧	(27)
第三章 中国现代军旅文学	(28)
第一节 “五四”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的军旅文学	(28)
第二节 “左翼”时期的军旅文学	(32)
第三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军旅文学	(35)
第四节 解放战争时期的军旅文学	(38)
第四章 中国当代军旅文学	(40)
第一节 建国后十七年的军旅文学	(40)
第二节 新时期军旅文学	(46)
第三节 90年代后的军旅文学	(51)

第一章 序 言

一、军旅文学定义

“军旅文学”是反映军队生活以及军事现象的文学作品。

二、军旅文学的内容

军旅文学作品展现军事历史的生动画卷，通过对疆场血与火的对峙或搏弈的书写，表现出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呈现出对阵双方的睿智与勇武，探索战争哲理和将帅修养；军旅文学作品也赞颂军人的爱国牺牲精神，讴歌正义之师和热血男儿；反映征夫怨妇之苦，控诉与质问战争所带来的巨大灾难，表现对和平的追求和对社会安定的向往。

三、学习军旅文学的意义

信息化战争时代的军人虽然生活在和平时期，但国际大环境并不和平，军人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应该永远处于战争状态。对于军人来说，和平只是暂时的状态，而战争才是军人永远面对的状态。因此，通过各种方式了解战争、认识战争是有必要的。学习军事谋略，培养军人情怀、军人气质和军人精神，时刻为战争做准备尤为重要。

了解战争、认识战争，学习军事谋略，培养军人情怀、军人气质和军人精神的方式和途径有很多。通过军旅文学来了解战争、认识战争，学习军事谋略，培养军人情怀、军人气质和军人精神是一种最生动、最形象、最直观、最便捷、最易接受、最易被感染的方式。

军旅文学从各个层面上描写、反映、表现军旅生活，为我们认识军旅生活，认识了解战争提供了非常广阔的平台；

“文学是人学”，军旅文学是军人文学，以描写军人为主，表现军人的情感世界和精神世界，它为我们了解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军人的情感世界和精神世界提供了无数个视角；此外，军旅文学不仅是人类对军旅生活的反映，更是人类对军旅生活的认识与评判，也为我们正确认识战争与和平提供了许多智慧启迪和

精神熏陶。

四、军旅文学分类

按照时代特征的不同，中国军旅文学可分为中国古代军旅文学、中国现代军旅文学、中国当代军旅文学。

古代军旅文学指从远古时期一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一漫长历史时期的军旅文学。这一时期中国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和长期的封建社会，军队和军事活动基本上都处于冷兵器时代。中国古代军旅文学反映的就是这一漫长历史时期的军旅生活和军人的生活、情感和精神世界。这一时期的军旅文学所反映的中国军事文化特质、中国军人在军旅生活中所展现出的多姿多彩情感世界以及他们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所表现出的崇高的精神境界等等，都奠定了中国军旅文学的基本特征和基本价值取向。这些基本特征和基本价值取向在随后的岁月里，不断被继承和升华，升华为民族魂和军魂。

1919年“五四”运动后，中国历史进入现代时期，现代军旅文学指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约30年的军旅文学。现代的中国被战火所困扰：军阀混战、国共斗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一时期的中国军民除了保国保民、救亡图存外，还增添了反对内战、争取国内统一的新内容。现代军旅文学在烽火硝烟中繁荣发展起来。它以史诗般的画面反映了东方睡狮在屈辱中的苏醒和中华儿女前仆后继的奋斗历程，它继承了古代军旅文学爱国主义的精神底蕴，“救亡图强”、反对侵略的爱国精神成为现代军旅文学的主旋律，战斗性成为现代军旅文学的基本特征。这个时段的军旅文学最大限度地表现了中华儿女在屈辱中、在重大压迫危难的环境中，为民族生存而奋斗的民族精神底力。但这个时段的军旅文学色彩、声调、旋律都过于单一，都是清一色的救国主题。

当代军旅文学是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这段历史时期的军旅文学。当代军旅文学以生动形象的语言文字、曲折动人的情节故事真实地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逐步发展壮大的历程以及新时代中国军人丰富多彩的情感世界和精神空间。当代军旅文学继承了中国古代军旅文学和现代军旅文学追求崇高阳刚和英雄主义的精神特质，表现出新的美学风范和价值取向，逐渐形成军旅文学区别于其他文学的显著的美学气质。

第二章 中国古代军旅文学

古代指中国从远古时期一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军队和军事活动基本上都处于冷兵器时代，军旅文学打上了鲜明的冷兵器作战时代的特点。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形态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和长期的封建社会（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中国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是农耕经济，即农业文明，长期处于社会意识形态主导地位是儒家思想，这一切使古代军旅文学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

第一节 中国古代军旅诗歌

中国古代军旅诗歌的发展经历了5个高峰期。

一、先秦时期——“击鼓其钟，踊跃用兵”

先秦即秦以前的一段漫长历史时期。文字产生于先秦时期的商代，有文字记载的军旅诗歌出现在先秦时期的西周。

西周时期，生活在其北方和西方的游牧民族生产力比较低下，物资比较匮乏，经常到周的边疆进行侵犯劫掠，对周王朝构成极大的威胁，迫使周王朝不断地在北方和西方进行卫边战争。另外，西周建国之后，实行分封制，曾分封诸侯71国，到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掠夺财富，夺取“盟主”或“霸主”地位，彼此之间的兼并征伐战争几乎连年发生。这样征伐兼并的结果，到战国时期还有“齐、楚、燕、韩、赵、魏、秦”等七个大国，孟子的“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说的就是诸侯征伐兼并的情况。

这种频繁而激烈的征战杀伐，形成了先秦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鲜明时代特征，战争牵扯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震撼着全社会的心灵，这极大地促进了军旅诗歌的发展，先秦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军旅诗歌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

这一时期军旅诗歌的代表作品大都集中在《诗经》中。据学者统计，《诗经》中

与征战行戍相关的诗篇共有 40 多首，具体形象地反映了先秦时期，华夏民族内部及其与周边游牧民族之间的军事冲突及社会各阶层民众在烽火遍野背景下的生存状态和情感体验。

《诗经》中绝大多数军旅诗产生于西周末年至春秋中叶。其内容非常广泛，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1、表现征夫的怨恨与叹息。《孟子·尽心》篇说：“春秋无义战。”从西周开始几百年间发生的各种战争，绝大多数是周天子对外境用兵和诸侯之间为掠夺土地、人口而进行的相互残杀，均无正义和道理可言。这些战争以牺牲广大士兵的家庭幸福和性命为代价，给他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小雅》中的《采薇》、《出车》、《何草不黄》等诗篇描述了征戍生活的艰苦及其征夫由此产生的怨恨。戍边士兵远别家室，历久不归，忍受着饥渴劳苦而转战于不毛之地，他们深深感到归途无期的惆怅和日夜转战的辛劳、痛苦。如《何草不黄》：

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将！经营四方。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独为匪民！
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栈之车，行彼周道。

这首诗是广大征夫征伐生活的缩影。他们不是野兽却在旷野里东奔西走，在青草丛中东躲西藏，头发象狐狸尾巴一样蓬松凌乱。“朝夕不暇”、“独为匪民”，诗人以满腔的愤怒对征夫的非人生活提出了严正的质疑。在《采薇》中，诗人的质疑又具体表现为将帅征戍生活和士卒征戍生活的强烈对比，“彼尔维何？维常之华。彼路斯何，君子之车”，“驾彼四牡，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这充分说明，征夫非人的征戍生活除缘于恶劣的自然条件外，还因为统治阶级横暴残酷、不顾征夫死活，揭露和讽刺的意味十分鲜明。

对家乡故土和远方亲人的思念是征夫怨恨征戍生活的另一主要表现形式。如《东山》中的征夫新婚不久即开赴边境，三年后才踏上归乡路途。在细雨霏霏的路上，他回忆三年前新婚的光景，“仓庚于飞，熠耀其羽。之子于归，皇驳其马。亲结其缡，九十其仪。”记忆中的情景美丽动人，让人钦羡消魂，然而，这一切却只存在于征夫的想象之中。征夫的心情忐忑不安，但愿久别重逢的爱人还活着，还在苦苦地思念自己：“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洒扫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见，于今三年。”这首诗把征夫的难言悲苦和对新婚妻子深深的眷恋表现得淋漓尽致。虽然诗人并没有直接抒发征夫思念妻子之情，也未倾诉多年征战生活之苦，但万种难言之痛尽在不言之中。征夫复杂多变的矛盾心理，反映了严酷的社会矛盾。诗篇通过这位征人一家之苦，展现了千万家之苦，而这些人间惨象又都是大奴隶主贵族集团穷兵黩武所造成的。

在《诗经》军旅诗中，征夫对故乡、亲人的怀念没有建立在苟于生命而逃避战

争的沉痛怨恨和叹息上，作者仅仅反对不义之战和不顾民众死活的战争。一旦国家遭受外族侵略，广大劳动人民又会同赴国难，以极高的热情，去承担最大的牺牲。《无衣》描写广大劳动人民同仇敌忾、慷慨从军的场面，表现了人民群众支持并积极参加正义战争的严正态度。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这首诗的背景是秦人抗击西方戎狄部族的战争。诗从“无衣”说起耐人寻味。无衣，是当时劳动人民贫困生活的真实写照。人民在无衣的境况下，仍然奋起保卫国家，显示出崇高的思想境界，同统治集团中那些平日欺压百姓，战时屈膝卖国的投降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而更加突出地表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2、表现闺妇的悲苦与相思。战争也把痛苦带给远在后方的闺妇。丈夫赴边远戍，她们牵挂着前方亲人的饥渴和生死，承担着繁重的体力劳动，遭受来自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因此，感慨尤其深刻。

《君子于役》是一首反映周代兵役致使人民生活痛苦、夫妻不得团圆的诗歌，也是一位劳动妇女思念久役不归的丈夫而发自内心的咏唱。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其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

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

君子于役，苟无饥渴。

丈夫出征在外，已经久无音信，死活无人知晓；妻子日夜思念，不堪孤苦寂寞。每当黄昏来临，家鸡回窝，牛羊进圈，她便触景伤情，勾起无限的思绪。诗人通过闺妇的见闻和感受，深刻地反映了频繁的兵役给普通平民百姓造成的不得安生的辛酸和生离死别的苦难，同时也表露出了受害者们对统治阶级穷兵黩武的怨恨情绪和希冀和平的美好愿望。

《诗经》以闺妇视角创作的军旅诗，一般都写得细腻真切、缠绵感人，这与妇女观察细致、多愁善感的性别特征不无关联。《伯兮》也是这样一首佳作：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

诗歌描写一位妇人思念从军远征的丈夫。妇人对丈夫从军是支持的，因为这场战争关系到国家的存亡，由此可以看出，闺妇具有明确的是非观念和强烈的爱国思想，特别当她想象丈夫执殳前驱，气概英武之时，很有一些骄傲之感。但是，

当家庭的团聚幸福和丈夫保卫国家的行为发生严重对立时，她也产生了困惑，对此，她只能用刻骨的相思来模糊这对矛盾。她懒于梳妆打扮，四处寻找忘忧草，而这一切都无以解除对丈夫的思念。“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痴情闺妇相思至病的神情真切动人，历历在目。无尽的相思是痛苦的，也是蚀人肝肠的折磨，但闺妇又离不开相思，这是她生活的支柱和力量，相思将伴随她等待远征异方的丈夫归来。

《诗经》军旅诗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军旅诗的第一次总汇，它在艺术上积累的宝贵经验，对后代军旅文学的健康发展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1、现实主义精神。古代劳动人民面对连年不断的征战生活，逐渐养成了敏锐的观察力，他们善于用心灵去体验生死攸关、波澜壮阔的军旅生活，发现其特征。《诗经》军旅诗的最大特色，是在诗歌创作上初步建立了现实主义优良传统。

2、用客观景物表现主观感情的艺术手法。借景抒情是《诗经》军旅诗的重要艺术表现手法。《诗经》军旅诗借景抒情艺术表现手法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客观景物衬托主观感情，另一类是融情人景，使景变为情的有机组成部分。

以客观景物衬托主观感情，往往出现在军旅诗每一章的开头，与通常所说的兴表现手法有关。在《诗经》军旅诗中，许多以兴表现手法创作的诗歌，客观景物与作者主观感情并未构成必然联系，仅仅作为一种意象烘托气氛，暗示事件发展或象征人物的态度。《采薇》前三章的开头，作者反复吟咏采薇，仅仅为了暗示征夫远戍时间之久长；《东山》每一章的中间都用相同的两句诗“我来自东，零雨其蒙”，既反复强调征夫远戍归途中自然景况的凄凉、黯淡，又衬托出征夫内心的悲苦。

融情于景，把客观景物变成主观感情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了艺术的高度自觉。在《诗经》军旅诗中，作者通过客观景物和主观感情的相似性、共时性，从本质上把两者联系起来，构成情景融为一体意象，增强了诗歌的艺术感染力。如《君子于役》中的写景抒情历来为人称道，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赞赏它“言情写景，可谓真实朴至”。其景都是闺妇朝夕所见而又为人们所熟悉的景物，自然真切，历历在目，使人仿佛身临其境；其情又是彼时彼地闺妇发自肺腑的缠绵真挚之情。无景，情便失去依托，成为凭空发出的呻吟；无情，景又得不到艺术升华，只能是没有生气的自然之景。两者天籁无缝的结合，形成了完整的诗歌意象，使人仿佛看到那独自倚门盼望归人的闺妇，分外令人同情。

3、灵活优美的语言形式。《诗经》在句式上，以四言为主，而杂用二言、三言、五言和六言句子，变化错综，又皆出于自然，使得诗歌的形式活泼自由，不受任何拘束。军旅诗的语言准确、生动、富有形象性。在许多诗篇中，作者使用了各种语助词，如矣、焉、兮、乎、其等，不仅在音律上增强了诗句的美感，而且增加了诗歌

情感的真实和力量。《诗经》军旅诗的语言，在描写方面也达到了较高的技巧，作者充分运用双声、叠韵和叠字来描摹细致曲折的感情和自然景象，增加了语言的韵律和修辞美，因而收到了较好的艺术效果。

二、建安时期——“剑戟不离手，铠甲为衣裳”

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专政，政治腐败，阶级矛盾日趋激化，终于爆发了席卷全国的黄巾农民起义，各路地主武装力量在联合东汉王朝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壮大了实力，纷纷趁机割据。一时间群雄逐鹿，相互混战，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给人民造成了沉重的灾难，长安洛阳宫室烧尽，千里之内不见人烟。甚至出现了“人相食啖，白骨盘积，残骸余肉臭秽道路”的惨像。战祸、饥荒、瘟疫蔓延到大半个中国。一直到赤壁之战后，才逐渐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

生活在这一时期的文人们大都目睹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种种惨祸，目睹了在战争状态下人生命的脆弱和短暂，这促使他们把目击身历的战争疮痍和积蓄已久的人生感触形诸文墨，表达他们对人民的同情。同时，战乱也激起了他们强烈的政治热情，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这使他们在诗作中也表达出在生命无保障时代渴望增加生命密度、建功立业的愿望，军旅诗歌由此继先秦之后出现了第二个发展高峰期。

这个发展高峰期的代表作家是以曹操为中心的建安文人集团，也叫邺下文人集团。赤壁之战后，北方在曹魏集团统治下，实行招抚流亡、设立屯田、恢复生产等进步措施，社会秩序逐渐趋于安定。曹操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以自己文治武略的人格魅力吸引了大批文人聚集在自己麾下，他们都有一定的抱负，想依附曹氏政权做番事业，渐渐形成了一个以曹氏父子为核心的政治集团和文人集团。

这个文人集团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有为后人熟知的曹氏父子、建安七子和女诗人蔡琰等。他们在创作中表现出较为相近的创作倾向。在艺术上形成了慷慨悲壮、苍凉遒劲、被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的审美风格。以曹氏父子为代表的建安士子们的豪情歌唱为中国军旅文学、也为中国的文学注入了阳刚的底色，对后代文学影响深远。后人常用建安文学为范例来呼唤一种有着阳刚之气、有着深刻内涵的文学。

下面，我们分别论述他们的军旅诗歌创作。

1、曹操

曹操，字孟德，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二十岁举孝廉；黄巾起义中，率军镇压颍川黄巾起义；董卓之乱，又兴兵讨伐董卓。他推行屯田，制订法令，打击豪强

兼并；任人唯才，有意识地从下级将吏、中小地主阶层中培养一支军事和政治骨干队伍。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对他有很高的评价：“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

曹操是汉末文坛领袖和杰出的文学家。在他的领导下，建安文学呈现出“彬彬之盛”的繁荣局面；同时，他又以诗歌创作开创了文学新风气。他的诗歌创作军事色彩非常浓厚。

曹操的一些乐府诗生动真实地反映了汉末动乱的社会现实。从董卓之乱和军阀混战中脱颖而出的曹操，以政治家眼光审视汉末变幻不定的时代风云，写出了堪称“汉末实录”的史诗。《薤露行》反映大将军何进诛杀宦官反被其害，董卓入京专权，毒死少帝，焚烧洛阳，胁迫献帝迁往长安的史实，“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悲伤。”表现了作者感慨乱离、同情人民苦难的爱憎态度和洞悉复杂军事政治斗争的艺术概括能力。《蒿里行》反映以袁绍为盟主的关东各地军阀讨伐董卓，相互火并，造成人口大量死亡的历史史实，表现了作者对割据势力的痛恨和对人民苦难的同情。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
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
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
人肠！

诗歌概括了军阀混战所造成的惨象，流露出诗人伤时悯乱的感情，形象生动鲜明。

曹操还有一些乐府诗表现了他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和顽强的进取精神。这些诗歌最能代表曹诗悲凉慷慨的特色。《短歌行·对酒当歌》以悲凉的情调，唱出了诗人对人生有限的感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诗人年岁渐高而统一国家的大业尚未完成，他忧急如焚，渴望能有更多的贤士帮助自己，实现统一天下的宏伟理想。诗云：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
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曹操重视选拔人才，晚年多次下令求贤。这首诗和他在求贤令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是完全一致的，可以说是一篇形象的求贤令。

《神龟虽寿》是组诗《步出夏门行》的第四首，写于北征乌桓途中。全诗如下：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灰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
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
哉，歌以咏志。

诗歌用形象的比喻表现了不信天命、重视人力的朴素唯物论思想，以及诗人自强不息，老当益壮的进取精神与豪迈气概。

曹诗基本上脱胎于汉乐府，但又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语言质朴简约，没有浮华的辞藻；善于用比兴手法表达思想，形象鲜明。

2、曹植

曹植，字子建，曹操的第四子，曹丕的同母弟。

曹植的一生，以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在父亲的庇护下，过着优游裕闲、风流自赏的贵族生活，并以出众的才华深得曹操的赏识与宠爱，几乎被立为太子，志得意满；后期，曹植受到曹丕父子的迫害，十一年里六次变更爵位，三次迁徙封地，一直处于被监视、被压抑的地位，不仅剥夺了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而且连与亲兄弟交往的自由也没有。

曹植的文学创作成就是多方面的，现存诗歌八十首及较完整的散文、辞赋约四十多篇。其中诗歌创作成就最高。曹植诗歌表现的政治理想和思想感情，融入了他短暂一生的坎坷遭遇和对多舛命途的深切体验，并且和时代生活一脉相承，因而，诗歌具有较强的社会意义。

前期，曹植由于生活境遇比较顺适，其诗歌多表现壮志，基调开朗、豪迈，充满昂扬奋进的精神。如《白马篇》：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
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
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虏骑
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弃身锋
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诗歌塑造了一个英俊勇武、不怕牺牲的爱国壮士形象，展示了诗人“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雄心壮志。

后期，曹植备受曹丕父子的猜忌和迫害，过着抑郁不得志的生活。由于理想和现实发生尖锐激烈的冲突，壮志诗的情调由前期豪迈乐观变为沉郁悲凉，慷慨之音多于前期。《赠鮧篇》对世俗之辈不了解壮士志向表示愤慨，并以鸿鹄自喻，抒写统一天下的远大理想：

骐骥游潢潦，不知江海流。燕雀戏藩柴，安识鸿鹄游？世上此诚明，大
德固无倚。驾言登五岳，然后小陵丘。俯观上路上，势利唯是谋。高念
翼皇家，远怀柔九州。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泛泊徒嗷嗷，谁知壮士
忧！

诗人念念不忘继承父辈遗志，完成统一中国大业。他希望能“当一校队”、“统

偏师之任”、“骋舟奋骊，突刃触锋，为士卒先”，只要能“立功于圣世”，即使“身分蜀境，首悬吴阙”（《求自试表》），也在所不辞。

曹植另有一些诗歌表现诗人壮志难酬，政治上被遗弃的哀怨心情。作于黄初四年的《赠白马王彪》是诗人后期的一篇重要作品。这首诗一反隐晦曲折、哀怨如诉的笔法，以充满激愤的情调，不加掩饰地倾吐了内心郁积的曲折复杂的感情。当时，曹植和白马王曹彪、任城王曹彰一起到洛阳“会节气”。曹彰到洛阳后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去，诗人和曹彪同归封地，本想结伴而行，顺便一叙阔别之情，但监国使者不允许，强迫他们分途。这首诗就是曹植和曹彪分手时“愤而成篇”的赠诗。全诗共七章，前面有序。前两章写离开洛阳东归封地，对京城的眷恋和旅途的困顿。第三章写兄弟被迫分途，对小人离间骨肉，播弄是非的愤慨。第四章描写秋天原野的萧条景色，感物伤怀，内心无限感伤。第五章追悼曹彰暴死，联想自己也朝不保夕，不禁悲惧交集。最后两章写诀别时对曹彪的勉励和安慰，却又抑制不住自己的悲痛矛盾心情。“鶗鴂鸣衡轭，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岂止是痛骂专横残暴的监国使者，实质上也是对曹丕迫害他们兄弟行为的有力控诉。这首诗的抒情水平很高。诗人成功地把叙事、写景和抒情融为一体，感情丰富深厚，诗人还通过章章蝉联的轳辘体形式，把复杂的感情一步步抒发出来，极富层次感。

曹植诗歌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他善于托物起兴，许多诗歌起首便突出和渲染气氛，使读者一下子便能感受到诗人所要表达的感情。《诗品》称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

3、建安七子

“七子”的名称，最早见于曹丕《典论·论文》。他说：“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可见，七子在当时已经有很高的名声。七人当中，孔融年辈较高，是东汉旧臣。他政治上反对曹操，还公然反对孔孟儒家旧说，被曹操以“败伦乱理”的罪名杀害。其他六人政治上都依附于曹操，是曹操的僚属。七子早年都经历过颠沛流离的生活，作品感伤时乱，哀叹人生；归附曹操以后，与许多作家一道从事文学活动，对于建安文学“彬彬之盛”局面的形成和一代诗风的转变，以及五言诗体的发展等，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建安七子作为敢于正视社会现实的有识之士，继承和发扬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诗歌内容充实，表现了对人民的深厚同情。王粲是杰出的代表，他的《七哀诗》和《登楼赋》深刻地反映了汉末战争的残酷、人民的苦难、以及个人深沉的思乡和失意心情。《七哀诗》现存三首，其中第一首描述作者从长安南下荆州避难途中的见闻：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诗人以悲愤的心情谴责祸国殃民的“豺虎”，描写了与亲友生离死别时的悲痛情景。“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生动地概括出中原地区受到战祸洗劫后的惨酷景象。饥妇人“抱子弃草间”一段描述，集中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深重灾难，也表达了作者离开长安时的依恋和沉重心情，以及对国家、人民的关切和同情。

建安七子还有一些作品抒发了建功立业理想。建安十年以后，王粲政治上受到曹操重用，经常随曹操出征，参谋军事，这期间的作品内容和情调都与前期有显著不同。其中《从军诗》五首描写军旅生活，歌颂曹操的统一事业，以及抒写个人的政治抱负，较有影响。第四首写随曹操东征孙权：

朝发邺都桥。暮济白马津。道遥河堤上，左右望我军。连舫逾万艘。
带甲千万人。率彼东南路，将定一举勋。筹策运帷幄，一由我圣君。恨
我无时谋，譬诸具官臣。鞠躬中坚内，微划无所陈。许历为完士。一言
犹败秦。我有素餐责，诚愧《伐檀》人。虽无铅刀用，庶几奋薄身。

诗歌写曹军阵容强大壮盛，言语中洋溢着必胜的信心。表达了诗人愿意为统一全国的宏伟大业作出贡献的思想感情。

4、蔡琰

以才华著称的女作家蔡琰是建安时代唯一的女诗人。她是东汉末年著名学者蔡邕之女，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十六岁，嫁河东卫仲道。不久，“夫亡无子，归宁于家”。董卓之乱，她在原籍被董卓部将李傕等部的胡兵所掳，流落南匈奴，嫁给匈奴左贤王，生有二子。建安八年（公元203年），曹操用重金把她从匈奴赎回，再嫁陈留董祀。

现在归入蔡琰名下的诗歌有三首：《悲愤诗》五言、骚体各一首。《胡笳十八拍》一首。其中五言《悲愤诗》可确信为蔡琰所作。骚体诗大致可以断定为伪作，《胡笳十八拍》的真伪尚有争论。

五言《悲愤诗》为诗人和董祀结婚后痛定思痛之作。它真实生动地叙写了作者的悲痛经历，但意义又远远超出个人的情感范围，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这是因为蔡琰曲折的人生经历在那个时代极具代表性，而且诗人叙写自身不幸时，还广泛地反映了汉末军阀战争的罪恶。战乱初起，董卓率领胡兵窜到关中平原进行疯狂的残杀和掠夺：“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在胡兵的围城残杀下，关中平原到处是重重迭迭的尸骸，男人们的头被

割去邀功请赏，妇女们被掳去蹂躏。她在被胡兵掳驱途中，受尽虐待和侮辱：“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言‘髡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十二年后，诗人从胡地重返家园，依然满目凄凉残破：“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复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诗人通过一系列生动具体的场景描写，深刻地揭露了军阀混战对中原经济的严重破坏和对人民生命幸福的摧残。

《悲愤诗》是叙事诗，也是具有强烈感人力量的抒情诗。诗人善于挖掘自己的情感，融于生动的叙事之中。诗人在胡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盼望家乡消息，可是一次又一次地失望。终于盼到日夜想念的亲人迎她回中原的时候，诗人又面临与亲生骨肉生离死别的痛苦：

儿前抱我颈，问母：“欲行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
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恩！”

孩子们天真的质问和哀切的恳求，激起母亲内心剧烈的痛苦，她五内俱焚，恍惚若痴，号泣抚摩其子，欲行不前，突出地表现了诗人复杂、矛盾、痛苦的心情。总之，五言《悲愤诗》通过蔡琰的不幸遭遇反映了汉末动乱年代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妇女的悲惨命运，控诉了军阀混战的罪恶。

五言《悲愤诗》五百四十字，共108句，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文人创作的五言体长篇叙事诗，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三、唐代——“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最为强盛的时期，无论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都非常雄厚。它的疆域极其辽阔，鼎盛时势力东至朝鲜半岛，西北至葱岭西的中亚，北至蒙古，南至印度支那。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国力激发了许多人包括很多文人从军边塞的热情，他们渴望凭借军旅舞台建功立业，求取功名，报效国家，实现人生的最高价值。

另外，唐代选拔人才的途径很多。起于隋代的科举制度到唐代日趋完善，打破了士、庶之分，使广大下层的读书人也可凭借自己的才华平步青云，成为选拔人才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除了科举这一重要的选拔人才制度外，唐代还有其他一些选拔人才的制度，比如“终南捷径”、奖励边功等。尤其以边功大小来擢升提拔人才的途径，要比走科举经过“十年寒窗苦”来的容易来的快捷，一旦边塞建功，立刻名动京城，迅速得以升迁，这使得唐朝朝野内外长期弥漫着以征战为荣的风气。这种风气激励了许多胸怀大志而科场失意或干渴不成的文人们也纷纷投身边塞，把个人的功名富贵和报效国家的责任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在这两种情况的综合作用下，初唐、盛唐时期的文人们十有八九都有过出使边塞、任职边塞

幕府的经历。

文人们频繁的出塞经历，长期的军旅生活，渴望建立边功，报效国家的豪情，极大地促进了唐代军旅诗歌的发展和繁荣，初盛唐时期形成了我国军旅诗歌发展的第三个高峰期。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很多。初唐时期的陈子昂、“初唐四杰”都写过军旅诗歌。盛唐时期的王之涣、王翰、王昌龄、王维、李白、杜甫都写过许多脍炙人口的军旅诗歌名篇。盛唐时期还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在我国文学史上很有名气的军旅诗歌流派——“边塞诗派”，代表作家有高适、岑参等。中晚唐时期的李益、卢纶、戴叔伦等也写过许多军旅诗歌名篇。

1、陈子昂

陈子昂对唐诗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他自觉倡导革新，以坚决的态度反对齐梁诗风，开一代诗风；陈子昂对唐边塞诗发展的贡献也是巨大的，其边塞诗内容丰富多彩，格调刚健质朴，是边塞诗由初唐转入盛唐的重要标志。

陈子昂现存诗歌一百二十余首，边塞诗约占三分之一多，内容非常丰富。

(1)抒发诗人慷慨赴边、英勇报国和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送魏大从军》真切地表现了陈子昂从戎建功的理想和愿望；

匈奴犹未灭，魏绛复从戎。帐别三河道，言追六郡雄。雁山横代北，
狐塞接云中。勿使燕然上，惟留汉将功。

这首赠别诗没有落入一般送别诗缠绵于儿女情长、凄苦悲切的窠臼，诗歌激励出征者立功边塞，抒发了诗人的慷慨壮志。

(2)同情边民和士兵艰苦的边塞生活，揭露统治者不修边备，不赏边功以及穷兵黩武的罪恶。陈子昂两度赴边，真正了解和认识唐军队内部的种种弊政，对广大守边士兵和边地人民倍受战争之苦的生活有深刻的体察。《感遇》第二十九首：

丁亥岁云暮，西山事甲兵。羸粮匝邛道，荷戟争羌城。严冬阴风劲，
穷岫泄云生。昏曇无昼夜，羽檄复相惊。拳局竟万仞，崩危走九冥。藉
籍峰壑里，哀哀冰雪行。圣人御宇宙，闻道泰阶平。肉食谋何失，藜藿缅
纵横。

唐垂拱三年(687)，朝廷计划袭击吐蕃，决定先从四川雅州进攻羌人。陈子昂闻讯后愤而上书，著名的《谏雅州讨生羌书》历陈七条理由，大意是：羌人并没有过错，不应对他们开战而结下怨仇；由四川开辟险道进攻吐蕃，反而给吐蕃侵扰蜀川提供了方便，且吐蕃兵强，未必能侥幸取胜；只有企图在战争中谋取私利的奸臣，才会出这种坏主意。当政的武则天不听谏言，依然发兵出征。陈子昂便写下这首反战诗，生动逼真地描绘出广大军民羸粮荷戟，冒着刺骨寒风、攀高越险、葬身山野的悲惨景象，揭露和抨击了唐王朝穷兵黩武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